



落潮了。海水缓缓退着,近岸的滩涂渐次坦露成一片平阔,远远的前方,隐隐出现了一些模糊的黑点儿,随着海水离岸越来越远,那些黑点儿变成了一根根竖立的木桩,那便是定在潮间带的亮网立柱了。

亮网,是渔家的传统网具,以木桩将网固定在低潮线上,木桩分左右两排,相距150至200丈,每根相隔三五丈,两排木桩斜向前伸展、靠拢,都长达百多丈,在海天相接处,如一对巨大的燕翅合抱在一起,网口面向岸上,故又称燕网。网绳固定在立柱上端,高达丈许的网衣垂下,在海水面连成一个巨大的三角网兜,当海水退离那个网兜的底角,撇滩的海物就成了渔家的收获。亮网的网兜所在,渔家称为“露底”,海水退去,露出了网兜的底,露出了堆在网底的海物。

滩上,星散的人,跟着潮印走。这些人,是赶小海的,一个个都弓背,低头,把眼睛盯到脚前。海水退去,滩上总会遗留一些海物,鱼呀虾呀蟹呀贝呀,寻寻觅觅,终于有了发现,弯腰,伸手,一个海物就进了赶小海的筐筐篓篓。

潮水继续退去,一些小贩出现了,一根扁担搭在肩上,两个苇编的笼子吊在背后,在辽东地面,称作挑鱼的,他们以批发的价格装满两苇笼子海物,到黄河北岸走村串屯。

海潮,每天两张两落。海物乘潮而来,入了亮网环抱的水面,落潮时,有一些海物被网拦截,继而随着水位的低落,被网兜挡住,成为渔人的收获。数量的多寡,无定,好的时候,船会满舱,差的时候,可能半舱或是半舱也不到。

海湾了!
海湾,是渔家特有的方言。海湾的意

思很明白,潮水退去,网兜里的海物摆成摆垛成垛,船载不了,人也搬不了。为什么叫“海湾”?不好说了。海湾二字,不是说出的字或是写出的字,只是一辈辈渔家人口头表达的字音,大同小异,计有“táo wán,táo wán,táo wǎn”,渔家人仅知道这样的字音,不知道这字音代表的是两个什么字。好多年来,我曾试图弄清这两个字音代表的文字,在海岛,在海边的渔村,我访过年轻的或是年长的船长,访过七八十岁的渔民,也曾请教过史志界的朋友,都不知道。在写这篇小文的时候,只好试着梳理文友及我的几种推测,把字音转换为汉字,以期尽量接近字音的本义。我知道,这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可是,不这样办,也找不到别的办法。

我所以选择“海湾”二字,一是觉得亮网如瓢,不淘米而淘海物,大气,有意味;湾,量词,本义指河水弯曲处,也指海岸凹入陆地、便于停船的地方,网底处的网兜,形如弯臂,不停船,捞鱼虾蟹贝诸般海物入怀,以臂为湾,露底就是一个湾,有形象感。二是,淘和湾两个字摆在一起,平实,有遥望感,有一种泊在时光里的沉静。

海湾,是渔家的节日。每有海湾,鱼也好虾也好蟹也好,船老大就开始发话了,谁要有能耐,随便拿,一个大钱不用出!只要你能拿得动,能拿多少就拿多少,愿意拿多少就拿多少!

都说天上掉馅饼,可是,谁也没有见到过,这一回,潮水退下去,露底分明真有了一个大馅饼,真就在眼前摆着。不,比大馅饼强百倍。赶小海的也好,挑着苇笼子的小贩也好,一时间都恨不得再多出两只手,船老大的话音未落,就跑着跳着扑向了那堆小山一样的海物,朝筐里装,朝

篓里装,朝笼子里装,那筐那篓那苇笼子都装得冒了尖,还觉不够,可是,够与不够,也没处再装了,就后悔自家的筐自家的篓自家的苇笼子太小,要是再大一点多好啊!

和那些被网兜住的海物相比,还是人聪明,有人脱下了裤子,把两只裤脚扎上,朝裤筒里急急地装。裤子装满了,小褂也装满了,再没有什么东西可装了。然而,人们还不走,还想多装点,没地方装了,便将一条鱼或是一只蟹,朝笼里筐里或是裤子里塞。正塞得热烈,船老大就喊了一嗓子,涨潮了,该走啦。

潮声隐隐传来,远远的一条白线跳跃着越来越近。可是,没有人离开那堆海物,似乎不把海物全装起来就不能罢休。船老大又喊,快走吧,再不走,就等着当鱼食吧!潮声变得格外响亮了,一线白色的浪头越来越高,潮水,已近露底,在滩上的船,也摇摇晃晃地要漂起。谁也不想当鱼食,不想离开也得离开,潮声里,满载的小贩和赶小海的队伍,朝岸上出发了。

一些人,扁担在肩上颤,苇笼子在前身后颤,装满海物的裤子骑在脖子上;一些人,扛着筐背着篓,扛着装得鼓鼓的上衣。满载的人们,脚在潮前奔,潮在身后涨。开始离开露底时,人们的脚步都迈得雄健,潮水呢,在离人大老远的地方,不紧不慢地吐着浪花,一派闲庭信步的姿态。谁都知道潮水就跟在身后,谁也不想不要小命,可是,刚才还不紧不慢像散步一样的潮水,不知不觉间好像开跑了,潮声也越来越响。肩上的担子仿佛千斤重,想歇一下,不敢,想快走,两只脚像灌了铅,不听使唤。潮水在身后撵,走不动也得走,咬着牙走。

潮头,离人群越来越近了,飞起的浪花,溅到了人的背上,有的人实在走不动了,放下担子,硬着头皮喘口气。回头,远远的一个浪头跳起来,一瞬间砸到了脚下,扔下扁担,朝前跑去。还好,一挑子海物还给海了,人,终于把两只脚踩到了岸上。听说,有个小贩,上岸时,潮水齐腰了,咬着牙撑到了家门口,身子却瘫成了一滩烂泥,倒在地上,再也立不起来了。

一辈辈人,守海,吃海。海养人,也吃人。

如今,在北黄海的滩涂,好多年来,都再也没有出现过哪怕一次海湾,甚至,海湾一词,也都早已被淡忘了。只是,老一辈的渔人,偶尔会说起早年海湾的往事,说那堆在露底的鱼山虾山蟹山,说那海物一分钱不花就可随便拿的快意。自然,也少不了说起贪心的小贩和赶小海的,为了多拿一点不用花钱的海物,白白送了命。后辈人听了,像听一个遥远又古老的传说,感叹着如今海物的逐年稀缺,也笑话当年的小贩赶小海的太贪,为了值不了几个钱的海物,搭上了性命。认真说起来,如今,贪的何止是小贩赶小海的,木船变成了钢铁的船,马达代替了风帆,船大了,船多了,网眼却变小了,一网网收起来,捕获了应季的鱼虾,也网尽了鱼虾们的儿孙。

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人的欲望,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可是,如果任欲望膨胀,灾难就如影相随了。海大无边,一辈辈的守海吃海,以为只要海在,鱼虾蟹贝就会永远和海同在,大船小船,成群结队奔向大海捕捞。须知,海再大,也有累了疲了的时候。

但愿有一天,海湾,重新驾临潮带间。海湾,是渔家的节日,也是海的节日。

布谷声声

(外二首)

明晓东

常常是在夜半时分
那声音从远处的密林中传来
从故乡的深山里 一声声
传到我的梦里 叫醒
我灵魂的耳朵 诉说着
一个人思乡的故事
提醒我 故乡的麦子熟了

我问过奶奶
它长什么样子 只是在
麦香四溢的时节 一声声
催促着外出的人们
快点回来 麦季不等人

把村庄清晰地 呈现
在游子的梦里 如今
我的村庄即将整体搬迁
我担心
它再也唤不回人们

和一只蚂蚁相遇

轻轻地 一个触角摇了摇
另一个也摇了摇 它把小小的心事
挂在头顶 任凭夏季的风
抚摸着轻飘飘的身躯
在河边的汉白玉栏杆上
一个小小的黑点轻轻移动着
它是最早醒来的劳作者
如何把一只僵死的虫于拖回家
就是它这一个上午的梦想

我想说小心点
别让风吹走了这轻若尘埃的生命
别让到手的收获 被风儿吹散
我甚至想伸手帮它 可一只蚂蚁
又怎能听懂我的耳语 我幻想着
自己的头顶也长出细长的触角
和它抵着脑袋诉说心中的往事
生活的甘苦 可它却迅速逃离
白色的栏杆上 瞬间空无一物
就像我空荡荡的思想

平凡

一只鹰在天空翱翔 它用
锐利的目光 俯视大地苍生
云朵渐渐升高 大地上的事物
渐渐模糊 连一丝风都不放过
而我昂起的脸庞 渐渐沉入
岁月的深处
就像那些早年的理想
在流水的时间里 开出淡淡的花朵

关于生活的馈赠 就是让自己
变成一朵毫不起眼的野花 这
在我中年的人生里体会更深
这些年 我说不上多欢喜
我要的就是剩下的这些日子
有一个我深爱的女儿
一个和我一起虚度光阴的妻子
趁着阳光未老 和草尖上的蛱蝶
称兄道弟 和匆匆回家的蚂蚁
打声招呼
俗到不能再俗的生活
是多么不凡的平凡

节气风物

风吹麦浪

徐 新

当金色的麦浪在田野里恣意涌动时,芒种迈着轻快的步伐正匆匆走来。

芒种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九个节气。“芒种”这个词出自《周礼》:“泽草所生,种之芒种。”《月令七十二候集解》这样记载:“五月节,谓有芒之种谷可稼种矣。”意指大麦、小麦等有芒作物种子已经成熟,抢收十分急迫,晚谷、黍、稷等夏播作物也是播种最忙的季节。古人根据芒种的物候特征将它分为三候,现在的人们对于这些自然现象难以观察入微,但芒种的到来,标志着仲夏时节的正式开始,也吹响了抢收抢种的冲锋号。

芒种时节,火辣辣的阳光毫无遮挡地铺洒下来,炙烤着广袤大地。田野里沉甸甸的麦穗闪烁着耀眼的光芒,轻风吹来,金色的麦穗随风飘动,涌动着麦浪奔向一眼望不到边的远方。作家苇岸曾这样描述:“麦子是土地最优美、最典雅、最令人动情的庄稼。麦田整齐齐齐摆在辽阔大地上,仿佛一块块耀眼的黄金。”此时,繁忙才真正拉开帷幕。赶早下地的农人们早已躬身弯腰地摆足了架势,一片片麦子在飞舞的镰刀下接二连三地躺倒在地上。男女老幼,都在麦田间穿梭奔忙,挥汗如雨也在所不惜。诗人白居易的《观刈麦》:“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妇姑荷箬食,童稚携壶浆。相随饷田去,丁壮在南冈。”生动地描述了“三夏”抢麦时田野里如火如荼的场景,也流露出了作者对劳动人民的同情。

芒种是一个承上启下的时节。俗语云:“栽秧割麦两头忙,芒种掌灯夜插秧”,夏熟作物在此时收获,秋收作物也在此时播种。麦收是要抢时机的,一旦误了时机,麦穗熟过头,麦粒落了地,或遇到阴雨天气,成熟的麦子被困在地里,收成就会大打折扣。而当麦收渐近尾声的时候,人们又期盼着能来一场淋漓尽致的好雨,以便进行收割后的播种。人们的争分夺秒就在“收”与“种”之间迅速地转换着。林清玄曾写道:“稻子的背负是芒种,麦穗的传承是芒种,高粱的波浪是芒种,天人菊在野风中盛放是芒种……”有时候感觉到那一丝丝落下的阳光,也是芒种。6月的明亮里,我

们能感受到四处流动的光芒。”芒种时节,我们总会被农民们劳作的无限激情所感动、感染。对于他们来说,生命的丰厚来自于耕作,耕作的过程必定繁忙,马不停蹄地辛勤劳作才是这个时节的主旋律。

“远处蔚蓝天空下,涌动着金色的麦浪……”当《风吹麦浪》的优美旋律响起时,芒种时节宜人的景象和田园生活的意境就会呈现在眼前。这生机与希望同在、激情与诗意并存的时节,也是最富有文学气息的,催生了历代文人雅客的诗兴。诗人范成大写道:“梅霖倾泻九河翻,百渎东流海面宽。良苦吴农田下湿,年年披絮插秧寒。”诗歌描写了江南农民在芒种期间的梅雨季节里冒着大雨,不畏寒冷,身穿棉衣插秧的情景,表现的则是悯农的情感。陆游的“时雨及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美,处处菱歌长”展现了芒种季节世间万物忙于生长又井然有序的昂扬姿态。

如今的芒种时节,农人们脸朝黄土背朝天挥镰收割的情景已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联合收割机在麦田里来回穿梭,他们则在田边准备好袋子,等待着橙黄的麦粒从机腹中喷涌而出。金色麦浪间辛勤劳作的景象永远定格在了我们的记忆深处。但芒种时节,依然是一个激情四射的时节,是一个收获喜悦、播种希望的时节,农人们正以不同的奋斗形式追求着,他们坚信洒下辛勤的汗水就一定能实现五谷丰登的愿望,也一定能享受到满满的幸福。

及时趁芒种,散著畦东西。



本版插画 胡文光



读书

读过春夏

邸玉超

宅在家里有一段时间了,许多时光在读书、听音乐、侍弄绿植中度过,似乎很悠闲,其实是不得已而为之。悄然间,春已去,绿满窗,夏意正葱茏。

朋友推荐了16首钢琴曲,其中有理查德·克萊德曼的《水边的阿狄丽娜》、久石让的《夏天》,班得瑞的《寂静之声》等等,大多听过,且听过不知多少次了,只有李闰珉的《雨的印迹》第一次听。这些令人百听不厌的经典音乐,指尖与琴键的灵魂交流中,流淌的是情的旋律、爱的音符,是纯净的心灵溪水潺潺,是美妙的天籁之音。

音乐与文学的最接近之处在于两者都是叙述艺术,音乐依靠声音叙述,文学依赖文字叙述。音乐与文学以各种方式渗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滋润着我们的心灵。

在淡淡的细雨般的钢琴曲中读艾特玛托夫的小说是很惬意的事情。这本《艾特玛托夫小说选》出自1984年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封面是著名画家于绍文的水彩画,浓绿与淡绿构成粗细不一的树干,排列在白色天空背景中,那树一定是根植在库尔库列乌河畔的野白杨;右下角一位头戴红围巾的女子眺望着远方,她在期待紫丁香般的暮色降临,从草原深处走来她深爱的恋人吗?是的,这女子一定是小说的女主人公查密莉雅。

《查密莉雅》是书中的首篇小说,另两篇是《永别了,古利萨雷》和《白轮船》。前两篇是文学翻译家方冈翻译,后一篇冯加翻译。小说由一个画家回忆“我少年时代的事”而开篇,讲述卫国战争时期,少年“我”——谢依特眼中所见的查密莉雅与丹尼亚尔的爱情故事。夏去秋来,谢依特不仅告别了查密莉雅和丹尼亚尔,也告别了自己的少年时代。《查密莉雅》是艾特玛托夫创作于1958年的成名作,享誉当时的欧洲。法国著名作家路易·阿拉贡赞誉这部小说为“世界上最优美的爱情故事”。

《永别了,古利萨雷》则更为深沉和厚重。读这部中篇小说时,时间还是在惊蛰刚过的三月初——那是冬春交替的季节,天气还很冷,正像小说中描写的那样,“低洼地里还散见着最后的一堆堆积雪,那样子就像冬天躲在狼窝里的狼脊背一样”。记得读这篇小说时听的是班得瑞钢琴曲《雪之梦》。这首名曲深情而略带忧伤,不由得让人怀念青葱的岁月和如花的梦想。《永别了,古利萨雷》讲述了一位老人与一匹老马的故事。读罢小说已经数月,脑中依然萦绕着塔纳巴伊牵着拉车的老马古利萨雷艰难行走在荒凉古道的形象。他们从白天走到黄昏,从傍晚走到午夜,从草原走到山坡,从山隘走到峡谷,老马古利萨雷最终奄奄一息地躺倒在路上。老人塔纳巴伊心疼地给老马盖好皮袄,坐在老马身边,“他把整个一生在脑子里过了一遍”。从古利萨雷出生到童年、青年,再到壮年、老年,那漫长岁月里的所有波折,那草原牧场生活中的酸甜苦辣,塔纳巴伊已经辨别不清那是老马的一生还是自己的一生。令他欣慰的是,他和老马都无愧于岁月,无愧于生活,无愧于生命。他们为了这片大地原野奋斗奉献了一生!艾特玛托夫在小说中成功地塑造了骏马古利萨雷和善良、正直、倔强的牧民塔纳巴伊的生动形象。

同样也是始于夏季,《白轮船》讲述了林区一个孤独的7岁男孩想在爷爷修的水池里变成鱼,然后顺着河水游进伊塞克湖,去白轮船上找爸爸。男孩断定,他爸爸是伊塞克湖上的水手,他上了白轮船就能找到日夜想念的爸爸。在长角鹿妈妈被奥罗兹库尔杀害之后,在暑热消逝秋寒逼近之时,男孩尝尽世间冷暖,变成一条鱼顺着河水游走了,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这部小说是艾特玛托夫的巅峰之作,他把极富寓意的长角鹿妈妈神话、孩子望远镜中的斑斓幻想与幻灭、大人们善恶交织的现实生活艺术地呈现给读者。这个故事虽然有些令人悲伤,但莫蒙爷爷的慈爱善良让我们看到人性的温暖。

艾特玛托夫的小说具有世界影响,被称为吉尔吉斯斯坦国宝级作家。

在舒缓的钢琴曲中,突然想起几年前在新疆塔城美术馆参观“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国际油画艺术作品展”时,见到的哈萨克斯坦油画家一幅描绘哈萨克草原的风景油画,那画和艾特玛托夫笔下的草原格调颇有几分相似:沉静、辽阔、生机勃勃,透着一股冰雪燃烧的热烈。我似乎读懂了《艾特玛托夫小说选》封面的水彩画,那野白杨树干的浅绿色正是生命蓬勃的底色,深绿色蕴含着阳光凝聚的能量,那女子的红头巾,飘扬着爱与善的炽热火焰。

愿万物和谐共生,山川大地欣欣向荣,世界和平美好。